

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
孜孜以求生爲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上善若水章

考異 河上公作易性章 趙寶
案作柔順利正義章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論二

靈運大師常德鑒玄妙觀授釋迦事劉仲德集
前朝宋太宗府寺薄基福院總修丁士良整

以造道陷身而不知及此章蓋勉夫人改
易其長而所爲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其
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 而不爭一作又不爭處衆人一作居
案人故幾於道一道下有矣字政善治一作正又作改善理

唐明皇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
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
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
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爲德也柔弱平和居順
處下隨時應往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爲
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
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
無形也雖有形爲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
之用近於道矣老子舉水爲喻以勸修道
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
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冲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爲之性也人
稟天地而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爲
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
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
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
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
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
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

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

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疏水性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

○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來流脩坎與之安順在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之三能唯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退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

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流下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

○地通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闊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仁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也動善時物應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既大且彰為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樸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深者水之體也水為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

同也道亦爲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爲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爲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爲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

道也天之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爲潔已洗心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爲真常審諦之教也行踰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時此明出處從時爲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沴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雅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卑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

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明因機任物爲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爲而理臻乎泰寧參勤善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沴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雅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卑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

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
懲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力興焉故爭城
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
爭之本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
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
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
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
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
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上善

○ 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宋道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
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
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
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為雨露萬物以
滋養為霜雪萬寶以成流為江河聚為沼
汙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
徃資焉而不匱以利物萬物孰善於此善
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

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
心故於道為近幾也居善地行於地中
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
達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
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矢其信政善治汙
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
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
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
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疑之而冰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

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
體道則治身為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
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易
之者弊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
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
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

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
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

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
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
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入好
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
居善地下也心善淵靜也與善仁施而
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東也政善治至
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
則圓動善時春則泮也冬則凝也

蘇頌濱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
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

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
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
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
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
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
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
洗滌群穢平准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

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
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
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
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爲善也故若水焉水善利至故幾於
道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爲道幾於道矣居
善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
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貌桓之審爲淵止
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
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

言則善信政善治其汎爲川谷其委爲瀆
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
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
善能動善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夫唯不爭故無尤要之出不爭而以
居地爲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與之
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水者五行之首方出
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
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
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爲火火
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
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
靜而平內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
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能
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
亦不失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
莫能遺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
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爲德則不能成
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劉仲平曰上善若水離無入有處惡不爭
而與物爲利水之用於此爲近上善者有
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爲若而已矣與
善仁至政善治然水之爲物未嘗有政也
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

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動善時德性
體乎水而盡乎在我之善者善者善也是
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
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雜
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善也而書亦
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
戎而言亹亹草蟲趯趯阜螽者以其動而
則應也自非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
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
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
也善不有其善爲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
利至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
近道故也水以潤爲德之謂利善時之謂
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
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衆人
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
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
下爲地在善得之水地故曰居善地心善
淵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

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言水以行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政善治善以正己物正爲政水以激揚

第十二

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改善治事善能善以和同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以冬疑春泮爲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

第十三

趙實庵曰初舉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天地與聖人以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爲元義善爲誠禮善爲嘉信善爲穀智善爲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爲上善者歟善事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爲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益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擣萬物無足擬惟水

第十四

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衆人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不含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黃宮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己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水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于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爲元故水者上蒸而爲雲雲化而爲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又者一言不能盡其善故再言之也不爭者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之性就下人之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衆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牒前也

第十五

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

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擣萬物無足擬惟水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

之卑下乃能幾之次舉七德七一申念德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爲之隄防土爰稼穡水灌溉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則兄弟也既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者矣故地平者平水上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爲體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情也焉得有心經所以言心者以人之心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神生道散爲物烏能盡其用邪淵深也亦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肩鬚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衆

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滋生爲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之則平水之不仁也而仁之至矣水無擇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已方其在坎也

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蹙蹙而爲仁量乎譯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乎所以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信根荄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何以信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孚中孚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孚言主信也太玄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孚中陽氣潛明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蓋先天

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爲性形外爲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信非庳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爲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道五帝以仁同天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蓋不知治本豈免因吝歟夫水之性趨乎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衆汙而易之以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民俗者如之隄

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湍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其流浩浩愈級而愈清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之水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茲其為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波波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為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滯而不失其為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為治宜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其匪聰明睿智者為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消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為曲直曲不為枉而直不為肆因器而為方圓方不刺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為常適時之

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為進退在乎一出一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順處以其道潛龍異而憂闊違當出而處卷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俾陰凝之而外在一體則內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人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第三}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冥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義哉後結成二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稟

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狎而侮之則溺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歸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為衆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為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涓涓及夫徇傍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衆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人亦無疵焉

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為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

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志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化大矣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謂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

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

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

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

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

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為川流凝為冰霜。

聚為江河散為雲霧萬象資之以生萬寶

得之以成源泉混混資焉不匱天一始生

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

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

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

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者也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則靜靜

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

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為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人舍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為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於爲利者也能烹能溉能灌能載時其可而始爲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爲無其既出而行乎萬有之上也爲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爲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未爲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爲

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滌而爲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比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爲之則與我配對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於爲利者也能烹能溉能灌能載時其可而始爲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爲無其既出而行乎萬有之上也爲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爲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未爲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爲

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恭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潔厚可恥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爲道而中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爲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世以淵默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然是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遇事而見者也勤善時遇坎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值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遂順下而逝善當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

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爲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力也已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易以遂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鬭且戰也彼已四對而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得乎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也哉蓋列子嘗言常勝常不勝之道矣

曰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而殆矣夫若已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爲不爭此所以爲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已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爲人者也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爲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荷蕡者亦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二子者非無憂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已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蕡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

子不能哉蓋重於救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夫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爲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爲己者禍辱決

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遺也卷二十一詹秋圃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平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辨乎事善動順乎時無非兼利物我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又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沖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爲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爲雨爲露運之於地則爲江爲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

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

卷二十二此無物不爲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爲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爲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興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爲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校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

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爲無所不爲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爲福也

廖粹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爲處衆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切言善信謂能中正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炁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嘗逆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如之故能成道也

卷二十三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疑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

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皆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渴處惡不亂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

○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

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

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

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曰上善其至者夫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喻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衆善歸之水惟能下所以衆流歸之其趨一也水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者也衆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道此雖言水其實為善人言之也居善地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不可撓故心善於端隨取隨足故與善於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未嘗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怨之有此雖言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道之所存也蓋嘗論之天一生水水為五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為萬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尊而不居其尊大而不有其大此所以為善而不爭也所以

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為善也友一鄉之
善以為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為未足友
天下之善則可以為上善矣而方宜善與
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
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

第二

二十九

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
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
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
強非老子之本旨

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
求之育德於蒙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
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
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
水之為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
故潤萬物者莫潤平水乃善利也遇方則
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
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

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
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
惟謙卦有吉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
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
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
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
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
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
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
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

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
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
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
強非老子之本旨

薛庸齋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
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
溉利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汙止坎處衆人
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
也界而為國之寶決而為國之利善地也
鑑於止水測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為
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
也穢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
則方在孟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
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
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

休休庵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之至德
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
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
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
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
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
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

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爲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

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

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

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

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

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漏水則遠迤曲

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爲清淨

此所以爲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

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

恰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

善能通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既叙上

善利物條目或指爲水之七善牽強求合

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

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不

爭爲善之上所以成衆善也外而物無怨尤內而已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

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

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

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

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盛之俱得其

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

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

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爭亦猶水之

性在天地間無往而不入矣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夫衆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

且天下萬物之生皆冲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此其水之爲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

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蓋水之用在世間

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霑濡無往而

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

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

居善地謂水之爲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

首爲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

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

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

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

之中淵源浩渺攬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

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

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生生不息之

謂也蓋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

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

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

言善信言其水之爲德不約而信古人稱

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爲用則有東海中去

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愆忒如尾閭泄

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

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

之爲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

中幾更變於桑田蜃遷移於島嶼洪纖乘

納淨穢靡遺稱天下之至柔聘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謂水之爲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需澤群生霑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爲沉鑽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運載之功動植荷潤渥之賜故云事善能也動善時蓋水之爲用無時不流無時不動古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勝其能以易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人水火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時也人唯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吝也此言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吝也昔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大水似平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

○
楊智仁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謂抱道君子其性若水善濟人民善利萬物撓之而不濁澄之而不清性能就下而傲上盛之斗則方盛之孟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因斯而立化書云水竇可以下澑者故幾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大唯不爭其道淵深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

○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處至卑至濕之地衆人之所惡也水無情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舍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卑就濕今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爲有一之一無一之一爲道之體有一之一爲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衆不間邇遐如水膏潤普霑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誠慤不移與物符契如海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清平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流不爽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

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據邑必修其理此似義浩乎無屈止三十六

○
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溉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也夫

○
胥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喻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含高趨下而自若不爭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喜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

○
謂有道之士平險方圓所遇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愛親疎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爲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
柴元皋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

○
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漑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爲體以不爭爲用故每用無過

○
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矣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

○
之理也譬之物真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爲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爲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漑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爲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未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愆尤此即禹惟不矜天下莫與禹爭能禹惟不伐天下莫與禹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譖辱可恥皆能忍而

容之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

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為上善也

本一菴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

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為晚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制宜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

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為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

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

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

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為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

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

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鑒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

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

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謂三

凝遠大師常德露玄妙觀捷照禪事劉祖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慕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夾章趙實作觀退為進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慾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食求

結以名遂身退今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為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為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沖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河上公並同古本